

輯二——遊遊蕩蕩

書冊埋頭無了日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。——朱熹



06 ——閃過一劫

一九六六年，香港大暴動。一切動亂背後原因，不離百姓對現狀的不滿，造成社會動蕩，人心不安。

彼時正當美國移民開放，各種深思後，一九六八年，父親決定再次拔根，帶著兩個弟弟，舉家搬到舊金山。舊金山是美國華人最多的城市，保有不少華人的文化、飲食習俗。

對年近半百的父母來說，應是個較容易適應的環境。

大學時，我幸好主修了兩科，醫學預科外還有數學。離開堪薩斯醫學院後，我申請到密蘇里大學的助教金，轉入了數學系碩士班上課外，還需代教授大一的代數，每週三堂。因是菜鳥，被編派到最早的八點課。我一向習慣晚睡，當時不但要早起，還沒睡醒就要

講課，尤其是在冰天雪地的寒冬。時常教材都未備好，就敷衍上場。回想起來，難脫誤人子弟之嫌。

自己上課後，便覺察到又入錯系了。要念的數學理論枯燥乏味，抽象難懂，比大學時念的數學深奧多了。

這時父母已到舊金山，我亦有了藉口從密蘇里轉到舊金山的加州州立大學，進入了心理系研究所，攻讀跟醫學有些關聯的實驗心理學。比起繁重的醫學院、高深莫測的數學理論，親易近人多了。

相隔八年，再見到父母。

其實我並非喜好讀書，只覺得人總要有一技之長，以面對社會現實。另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是，時值越戰高峰，美國普遍徵兵，凡

十八至二十六歲壯丁都需服役兩年。入伍後，被派去越南，幾乎是必經之途。除了身體有殘疾者，能緩役的，只有全職學生。

我超過服役年齡時，才離開學校。

越戰，又是一個西方霸權帶來的孽果。二次大戰後，法國意圖回復戰前中南半島殖民地，完全不顧民族自決的國際宣言。縱使有美國支持，還擁有軍火優勢，法國殖民勢力卻還是不敵擺脫外來枷鎖的民族決心，被越南北部的領導徹底撵走。

法國剛走，越南還未統一，美國立即補進。時當美蘇爭霸，美國只見蘇俄共產主義的威脅，完全忽略了民族自主的渴望；只認為蘇俄會支持北部的越共，是要達到赤化東南亞的目標，意圖減少美國

而當時服役的美國青年，入伍前，多數連一個越南人也沒見過，連越南在哪兒都不清楚，跟越南人有何深仇大恨，要拚死活？

現在回想，當年為了政客的野心而被犧牲的，實在是太冤枉、太不值了。再看今天的政客，還是舉著民族、民主的大旗幟，遮蓋著以利為主的真面目。一如昔日，每逢戰爭，犧牲還不都是老百姓。政客只打嘴砲，上陣流血的，多是青年壯丁。



寒窗